

百
柱
堂
全
集

百柱堂全集卷三十七

監利王柏心子壽著

與都中同邑諸子書

壬寅

邑中隄工至今而民之財殫矣力竭矣富者求爲貧民不可得矣夫率富民以衛隄善爲政者不能廢也破富民而未必能衛隄非所聞也富民者眾人之母破之是欲哺嬰兒而去其母也嬰兒誰哺乎使富民求爲貧民不可得是豈爲政之體哉富民何罪將以其富罪之歟韓非曰侈而墮者貧力而儉者富今徵斂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者也而欲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夫斂富施貧猶爲非策

况破富而無益於貧乎按歷代皆有州縣公使錢故凡遇興作無奏請之勞無科斂富民之苦今則無之一切隄防城郭農田水利學校祠廟道塗亭館營造之事州縣不敢輕請於大府大府不敢輕請於司農卽請亦不可必得而爲大府者方賁州縣以必行爲州縣者亦以必行乃能免責將安取費哉不取之富民而誰取雖然仁人處此則必有優卹之心矣有勸勵之意矣故取一也而彼則破富此則保富彼則竭其富此則留其富彼爲怨而此爲德是仁政與虐政之分也是富民爲衆人之母而仁人又爲富民之母也當無事之時省興作以寬富民有侵凌者爲全護之遇有水旱隄防先括其

貲力最高者次括其貲力稍裕者其當出貲者勸誘之獎勵之厚禮以待之和顏以接之間歲輪代以休息之毋令奸胥及里豪侵牟其閒如此而事有不濟者乎富民有不望風輪財恐後者乎今也不然抑勒之呵責之拘係之縱奸胥里豪蹂躪之是公家取一而奸胥取一里豪又取一也富民不出貲有舉出貲仍不免舉出貲少有舉出貲多仍不免舉官吏疾富民如仇而望富民之踴躍從公豈可得哉然而富民不敢少逡巡也符帖未下而貲已出貲甫出而符帖又下輾轉無已罄其家之所有而後免焉十室九破蓋闔邑無富民焉吾鄉梅黃等姓是已父老戒其子弟毋得力作聚財以招竭

澤之漁傳之四方非細故也柏心素不預聞里中事亦非樂
泔撓者特以目覩其弊私深憤悒諸君等致身 廊廟亦嘗
有策以紓鄉里之困否

答唐子方布政書

戊申

承示遠近涪洞之苦氣數偏沴會逢其適唐虞聖世猶不能
免誠莫可如何者聞執事痾瘵在抱憂懣殊深嗷嗷億萬待
命禹稷望愛重此身乃能宏濟時艱耳故事各支郡有被災
深重者非大府親行按視卽連帥代往體察若以愚見論之
則此次勘災似宜止大府勿行而執事持節自請親往勘閱
何者大府秩尊位峻屬吏嚴憚之民間困苦之狀恐未敢悉

達又地方凋敝一切供億殊多掣用雖大府寬仁曲加體恤而屬吏之心終有踧然不敢安者惟執事於救荒本專政前在楚中尤以恤災得民心至各郡邑情形最爲洞悉若其開誠布公之懷能謀善斷之風則又屬寮所樂相稟承者蜺旌戾止凡振撫隄防事宜或守經或通變或指投方略或博采眾議自守令以下無不踴躍感奮願效馳驅者又執事亮節播在人口所至必能減騶從約厨傳專以惠民拯困爲務執事果有是行其大有造於中野翥鴻可知也如未能親履而或檄道府代行即使清介無擾恐於他方情形未甚練習機宜籌度未必盡合徒令疲苦州邑多一次酬應仍於災區無

益也惟執事圖之承詢救災事宜謹就管蠡所及粗陳其略而執事擇焉方今最急者籌款與用人而已通計正雜各項有無可通移者此外則速請開捐輸局於本省地處適中廣爲招徠他省必有聞風而至者此後散賑築隄需員非數十人不可慈祥而廉慎者可使佐賑事強幹而熟水利者可使佐隄事公正而識權變者可使往來督視能兼此三者上也能其二者次也能其一者又次也厚之以薪水勸激之以遷補論斤信賞必罰則中材亦可責其成效矣至若敝郡江隄今歲所潰如松滋之采穴口公安之涂家巷卽古油江口監利之尺八口皆古穴口似可棄而不築留以分洩則郟域大

隄從此高枕矣是爲上策如其眾議不同則照舊補築終是下策三邑留口之說倘屬能行則 奏除賦額正也如未便陳 奏則此次但須給予厚賑隄防聽民自便三數年後水定淤生再行相度此權道也度此日經費勢不得不出此且治江之策亦無善於此者不有所棄安有所救明者自當洞悉耳

上唐子方布政書

己酉五月

得月前廿七日書詳示遠近州郡霖潦饑饉及流離轉徙狀憂惻圖惟苦心如揭時難若此而執事適與之值似天之重以困執事者然古今陰陽錯盪之期多爲賢哲功名之會其

人未足以應之天必不疊垂變異以練其智其人足以應之天不惜屢投屯厄以試其才然則今乃執事德施道援之日也雖况瘁奚辭焉執事講求於此也久矣所宣諸政令者亦略備矣顧猶孜孜下詢若自忘其賢且智者敢不略陳蠡管以答明問募商赴蜀糴運一事前所陳者既在必行則善之善者方今倉無紅粟庫無朽貫賑貸等策可無庸議計惟募商糴米無損於官而最便於民幸而江漲不盛民慶有秋仍不失爲豐稔卽不幸江防間有告敗亦安可一日無糧哉此邦道府令長均已如策施行矣今歲瀕江灘地及去歲決口內水所經過頗有淤闕處民皆種稔卽稗稗也春夏秋三季

皆可熟但得雨止江漲不大十日內外便可全行收穫松滋
公安石首監利在在有之若能盡刈可敵麥秋計不下數百
萬石此物登場穀價可望少平天意或留此生路以厚苗區
亦未可知刻下流民雖有無賴者借以爲辭然其實老幼扶
攜闔宗跋涉無田可耕無家可歸者什居其九此亦惟當重
爲資送無分遠近聽其所樂往而已必欲勒歸本籍則於何
種種於何居處哉如各邑有官荒隙地若江陵之窖金洲其
一也潦退之後聽流人種稔於上小可度荒亦周官荒政舍
禁之意云夫移民移粟孟子所譏然博攷史籍後世救荒之
策更未聞有善於此者按漢高帝時聽民就食蜀漢成帝時

令流民所在冗食之唐太宗時以關中歲歉至親幸東都集
選人於洛陽此移民也漢武帝時詔謂水潦移於江南方下
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宣帝時令民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此
移粟也彼猶行之於金穀有餘之時今則財賦殫矣積儲罄
矣惟有聽民之自移聽商之移粟猶可拯阡危之命釋倒懸
之困俟年穀順成然後徐招流散使還鄉里復其本業廣糴
粟穀以實倉廩備其緩急未爲晚也若必拘牽成法則緩不
濟急矣抑又聞之澹大菑者恃財尤恃仁財贍則仁政可以
及人財竭則仁言仁心亦足以轉沴氣而釀天和執事所處
誠萬難之時然不處至難不足昭執事之至仁以此知天於

執事蓋所以練其智而試其才也雖况瘁奚辭焉

上唐子方撫軍書

巳酉五月

月之十五六兩日松滋高家套監利中軍灣兩處江隄先後告潰車灣尤甚其人煙輻輳者全行漂沒此爲最慘生之者造物殺之者亦造物數實爲之奈之何哉郡隄及江陵境內尙屬完好止此而已今歲之水不過如去年而時窮勢絀公私窘迫有萬倍於去年者奇災眞曠古所未有所幸執事在楚又權開府可以陳詞入告值非常之變異必能建非常之經畫必能邀非常之恩澤昏墊殘黎所以忍死相望者其生路僅在此而已執事勞心焦思寢食不安計大局規模已

略定於胸中矣。柏心再有愚策，竊願陳之如左，以備采擇。可乎？大抵經費其先務也。庫藏既無贏餘，請款尤不易事。急矣，不得不便宜從事。請先括捐輸款，節省岸費。款司道各庫雜款計可得三四十萬金。然後臚列苗狀灑涕陳奏，請借帑金四五十萬。一奏不允，繼以再三懇奏，必邀俞允而後已。非合百萬與七八十萬之數，不能濟事。至此次災政，惟撫賑最宜急而修築可緩。議何者？民饑久矣，不待隄決也。隄決饑更甚，不憂死於水而憂死於饑。請不必俟州邑報災牒至先遣清強之員分勘災區，非正人不委，或卽遣本郡太守會同該縣親勘郡縣其人可信者，卽不委員查核戶口，有願安守

田廬者有願西入川南入廣北入豫東入三吳者均聽之惟厚給撫卹一次而罷總之 恩澤早逮則災黎之留者可以資生行者可以資送如仍守成法輾轉遲回則垂絕之命無再生之望惟賑可救饑惟賑可防變故曰最爲急也此外則俟秋後水落會者南北二省官吏通盤熟計隄可築則築之不可築則留其決口測量淺深能成河道固妙不能成河則加人力疏浚務使深廣以達於湖相度皖隄可加高增作遙隄護送支水入湖度水所傷敗者按查糧額定爲先緩後免之計來歲麥收仍予田主若有淤生徐行升科如遂淪胥便與豁除依此辦法似爲簡要救災捍患一舉兩得當路數鉅

公同心一意放膽放手任勞任怨則窮變通久剝去復來轉
機便在今歲請先謀之樞垣然後一面奏聞舉行此則周
易所謂大人傾否之效也不勝延頸以望

上唐子方撫軍書

己酉六月

月前兩上牋記既以急議陳奏籌畫速賑奉告矣竊恐請款
難必或不敷用茲復有二策欲次第陳之不識能行與否仰
度執事憂民澹災之意日夜思惟有可濟阡危者卽不慘慮
衷傾聽俯賜采納輒敢以涓露輕塵冀增嶽瀆之高深謹述
其略如左一日請收買銅鉛開局鼓鑄也按管子曰湯七年
旱禹五年水人之無體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

人之無饘賣子者禹以厯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國語單穆公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景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是則古者鑄幣賑荒之明驗也方今天不生地不長倉無積儲府無金鏹而民困若此迫以不得不賑之勢則將安取辦哉是莫如廣鼓鑄以給之又被災之壤百穀不成百貨不通轉瞬將有錢荒之病此亦不可不先慮者也聞漢口向有滇黔寄售銅鉛可借取爲銅本不足則購廢銅凡典鋪滯積銅器大抵不少若變捐銀之令爲捐銅之令計捐銅多少量請官職與優敘令出必多踊躍但須籌鼓鑄工費或取之於商捐卽於被災郡縣分鑪鼓鑄就近支放能鑄至七八十萬貫或

四五十萬貫以佐冬間留口疏河築隄徙民之費與來春備荒之用若無請款則此可倚辦卽有請款以錢搭放亦不至使市賈居奇射利此於斂散輕重之權尤可以操其高下但未知鼓鑄工費若何如所費不至稍過便分鑄大小二品子母通行則可化少爲多化無爲有亦策之至便者也一日廣給稔種也稔之生喜新淤之地其生甚易不煩耕耨其熟甚饒畝可十餘石春之每石得米三四斗不等種之不過每畝纔一升春夏秋三季皆可種曩歲價極賤每石僅二三百文今歲極貴每石纔千餘文若潦退之後流民所在官爲給種凡江皋湖濱卽潰口廢田均可聽其種稔秋晚便熟矣此事

所費緡錢有限而可以活人無算視撫卹之惠不啻過之斯
又策之至便者也統在執事深權熟計更集眾思而謀之妄
抒管見惟待揆度

上李石梧制府書

客歲之春鈞函再賁道經敝里復辱存問兼以梅生同年遺
集見頒其時柏心遠在敝郡講舍未能肅復且失迎候感悚
不可爲言意謂年丈入都必遂相 天子光贊維新宣麻之
日然後肅修賤賀至秋杪始聞仍效疏傳還鄉方將奉書左
右敬訊起居則又聞 詔起督師兩粵拜表卽行矣遙傳玉
帳甫臨捷書屢奏 天顏大悅兵氣始揚裴相視師而淮蔡

告平潞公按壘而貝州獻誠誠折衝之明效破膽之先聲也
敬惟師中貞吉勛福交崇伏計治兵以來勝算久操蠢茲小
醜不難尅日蕩平竊有愚言願進於麾下者兩粵之地山箐
阻深猺獠盤結久習爲亂妖賊煽誘滋蔓尤易承平已久將
士恬嬉憚於戰鬪往往倡爲招撫之策以管見揣之則非一
大創艾不足絕其根株漢朱雋有言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
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
寇非良計也歷觀前史以此貽誤者多矣但賊黨旣眾勢難
盡勦擇其有名號而勢最强者痛加誅剪則餘者不煩兵而
下狄武襄之奪崑崙韓襄毅之搗大藤是也亦有擊其寡弱

而凶黨自潰者所謂偏敗則眾攜兵法出奇難以一端盡也
大抵先扼險要制彼奔軼開通津路聯我聲勢或燔其積聚
或斷其樵采或購間其黨使自相屠僇或聲東擊西使不知
所備或誘之離巢或困之絕地高壘臨其前間道襲其後奇
兵擊其左右申吾號令作吾將士明吾賞罰如是而賊不殄
者未之有也又兵聞拙速未覩巧遲粵西用師將及兩載賊
所焚掠官軍所往來彼土貧瘠何以堪此若破竹拉朽出以
神速斯善之善者矣年丈爲今之范龍圖王新建凡此諸策
皆屬囊底餘智柏心特以夙昔受知之深敢效許歷一言冀
萬一有補於軍府焉幸賜采擇無任戰懼肅陳賤記祇頌勛

安惟籌筆之餘以時珍衛

與姚石甫觀督書

曩於建甯張亨父桂林朱伯韓及貴宗春木翁處時時得見
大作雄直之氣望而震懾嗣聞南溟告捷躬殄鯨鯢威行百
島之外爲當時戰功第一心竊壯之今歲持節外臺已拜楚
北使使之 命深幸繡斧非遙庶幾樞衣一識偉人俄而粵
西戎幕資奇謀於借箸藉峻望以折衝則又聞投袂卽行矣
頃友人書來言執事於鄙人姓字頗辱拳拳復承出尊著全
集屬爲轉貽甚矣執事垂意之深也或者亨父諸君平日嘗
有所稱道耶乃柏心則智術短淺實不如諸公所云云也且

感且媿徐當取尊集次第細釋稍盡管蠡之窺測焉粵氛甚惡輒敢淫名僭號顯犯天誅其殄滅可計日待但醜黨嘯應恃眾恃險螳撐蜩沸勢極紛紜此時浪戰無益散地姑且置之惟當謹扼衝要全師蓄銳或用間道或數路並進直搗其腹心餘者自同破竹韓襄毅云賊已蔓延千里而所至輿戰是自斲之道孫子亦謂致人而不致於人兵家機要似在於此執事智略輻輳必有百下百全之術書生遙度自知疎謬然竊願以愚言進助於萬一焉

答郭筠仙編修書

辛亥八月

辱書喜識議益闕廓經綸世務有餘矣非止潛心大業已也

自初元 臨御以來薦士之牘無日無之未聞舉一將才也
應 詔言事者上及 宮府下及四方利病皆得達於 宸
聰獨粵西攻戰機宜從無建一策進一謀者何舉朝知兵之
少也方今所宜急求者將帥而已古云三辰不明拔士爲相
蠻夷猾夏握士爲將竊謂當今中外臣寮察舉人才如有草
澤之士習韜鈴曉孫吳者許其詣 闕自陳以備他日緩急
干城之任畋獵而卜之築壇而拜之此必有文武忠略瞻智
之僑出而應其選者矣其與白面書生高秩崇班驟起而鷹
隼寄者功效得失必相去萬萬也昔邕管之役龐籍力任狄
青大籛之役中朝力薦韓雍選將得人何敵之不摧何功之

不成哉故曰此爲最急也書言以攻戰任將帥以防守任督撫似也然愚以爲將帥非其材或以虛憍致軼或以巽懦養寇則賊之平不平未可歲月期也彼督撫之守禦亦終於無功而已原督撫初設之意專主兵馬則宜專主攻勦非明於戰略者未足居此任矣今皆用文詞游擢至是一旦部內有警而專征仗鉞者乃別有屬督撫特委蛇焉擁兵於後與壁上觀者無異彼郡縣獨不可任堵截乎何必假重於督撫也愚以爲督撫宜選善用兵者居之即可兼任將帥腹地卽不盡如此邊地督撫則宜專典兵事而以政令委之藩臬無事則蒐練軍實按履山川習知險隘靜折姦萌有事則禦侮折

衝惟督撫是責不必更煩 朝廷命將如此而後事權一謀
略審威望著邊圉可以永靖夫爲將之道能謀爲上勇敢次
之必先悉地形與賊情勢全局了了然後可以決機致勝孫
子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也當賊初起利在卷甲疾馳出其
不意直搗其巢渠魁殄滅餘黨不煩兵下矣及賊勢既張蔓
延四出則散地可棄而不救惟當扼吾要害斷彼餽餉簡練
壯勇偵探徑路檄滇黔川楚粵東之師迭分奇正數道並進
使賊力分勢寡不知所備我乃決策摧鋒躡其窟穴自可擒
賊無遺若懼於虛聲連營縮胸或不權利鈍所至與戰是不
能致人而致於人皆取敗之道也又按粵西全境明代什七

皆設土官其時獠人屢亂則徵調土兵糗糧衣甲戰械皆土
司給之鄰省以官兵會焉不過什之一二而已以土兵治土
寇山川素習長技與同轉運不叩給縣官故功速費省師行
而不勞然先後大征者三猶煩師十餘萬人以上蓋險遠用
兵之難如此今既悉取而郡縣之矣一邑有警輒厯宵旰
之憂至於糜金錢耗士馬乃得救定邊患我獨當之趙韓王
之言豈不驗哉竊謂此次蕩平之後擇其險阻不毛者割而
裂之仍復前明土司之制薄其貢籍其兵使赴徵發期會不
失要束而已不以邊鄙疲內地斯不亦善乎率意狂論惟省
覽焉不宣

與夏宗山中書書 王子七月

中丞常公開府楚北才略明練風才卓然惜其視事太遲旁
午之際籌畫兵食倉卒實不易辦竊有愚策願藉吾子以開
之中丞愚觀南楚將吏似有縱賊東下之意今賊已由郴桂
間道蠶食至於劉陽與岳州接境夫主兵者方不救長沙豈
能救岳州然岳實楚北之門戶也山川險固水陸要衝用武
之地扼吭拊背形勢在焉鄂渚散地難以言守守鄂不如守
岳保岳州則鄂不被兵矣岳州不守鄂卽嬰城自固是坐困
也非計之得者也爲楚北計當傾國以守岳州吳起曰以一
擊十莫善於隘以百擊千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岳

蓋兼此三者矣宜頓兵二三人於此卽不可驟得萬人必不可少非中丞自將以駐之不可中丞威望顯著又識事機他人恐不逮也岳之陸路宜據險爲營深溝高壘而於各隘口設伏以待之彼至則用羸師誘其入伏四面合擊可獲奇勝彼若自湖登岸則因其半濟而擊之賊必奔敗至江路自城陵磯三江口以下港渚甚多兩岸皆蘆葦直接嘉魚此設伏用奇火攻之地也宜募漁艇芟載枯荻灌以膏油裹以帷幙預繫走舸於後伏於港汊之中賊艦若來南風則於上游縱火北風則於下游縱火兩岸用火箭射之弓弩亂發可使其片帆不返我得地利何懼於彼哉自岳以下皆古水戰之

地以火攻勝者多矣可仿而行也老羆當道貉子安得過中丞以果毅之氣獎率三軍狂賊聞之必當膽落卽其冒昧前來亦送死耳昔李臨淮舍東京而守中潭遂能以少擊眾推史思明數十萬之勁卒得地利故也况此么麼小賊也哉又我兵毋專恃火器宜雜用短刀長鎗及弓矢長以衛短短以衛長可以鏖戰不北聞賊陷陣多用刀斧袒襦跳盪銳不可當我軍礮火之外更無他技故往往潰敗此不可不矯其失也侍坐有暇請備述鄙言以備采擇

與楊季涵書

壬子八月

出承明入郎署失才之歎今古同之非士之恥也聞歸鄉里

爲當事畫戰守之策有墨翟魯連之風遙深敬佩南楚事更
不逮粵西以兵法論之鮮有不敗者不知已不知彼百戰百
殆一也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兵勢惡分使得專力以搏我
虛二也不用奇謀不相救援不相統率三也自戰其地謂之
散地但有顧生罕能前死四也孫武謂以虞行不虞者勝賊
之用兵多先聲而後實我輒以實應之累受其愚五也斥堠
不明間諜不精六也重以帥闇而懦兵怯而驕持此與強寇
角無異使羊拒狼使矇刺虎也聞賊老營在榔桂號稱有眾
三十萬此詐也實核之精銳不過萬人餘皆驅脅烏合極多
不能過十萬特欲以威聲劫我耳今敢送死遂犯長沙以愚

料之賊已因糧於我因丁壯利器於我狙詐百變誘煽萬端
又乘屢勝之勢此誠未可與爭鋒爲我軍計者亟募永順寶
靖鎮筸等處溪丁峒戶膽智勇敢者爲一軍擇驍將統之往
襲賊之老營或截其歸路凡援長沙之兵及長郡見兵皆深
溝高壘相與堅持勿爲浪戰陰斷其餽道潛焚其火藥舟船
其西常郡其東岳郡皆分屯重兵各扼險隘以形勢臨之使
不得侵軼不過月餘賊進無所掠退無所據度必潰竄然後
三面乘機合擊進勦聲左則擊右聲右則擊左使賊備分力
寡則一舉可殲此萬全之策也明哲以爲然否林生天植深
承推轂執事留意人才雖片語不忘林生聞之有不感奮願

效馳驅者乎當勸其先詣貴郡隨執事後協同訓練俟有成
效然後煩草薦禰書達之中丞張公方昭慎重至於下走非
許歷之敢進一言非劇孟之重於敵國負執事謬賞何敢妄
廁戎幕且方轉徙侍奉亦不欲跬步離也惟義深敵愾未能
嘿爾儻所言可采則以上所陳或轉以告之中丞聊備芻蕘
副渴懷焉又兵家有言攻者不足守者有餘賊非善攻者觀
在桂林可知長郡必保無虞惟不可縱其東下蓋長郡安危
卽天下安危不貴能守貴能殄寇如令賊得編筏出洞庭則
不可復制唐廣明之禍可以鑒也中丞旣能治戎又能下士
退之所謂行事合機宜風采可畏愛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

而奪之氣者殆其人矣雖未望清光所嚮往焉借箸甚勞諸
惟珍重不宣

與楊季涵書

壬子八月二十三日

昨復牋計達貴郡應募結團訓練有方士氣百倍威聲遠播
狂賊聞之心膽俱寒決不敢西窺此當局籌筆之略執事借
箸之勞鄉井賴之 國家賴之甚善甚善林生已與之書邀
其來若侍左右幸爲教之聞賊犯長沙者不滿萬人屯於城
南逼城河爲營掘塹自守師無後繼芻糧火藥均在所劫客
舟中泊於城北可募人焚之或鑿而沈之援軍皆屯城河之
外今將困賊當築長圍或編木爲柵斷賊走路截彼餽餽與

樵采汲道速分衝永屯兵募永寶晃靖土兵遮蔽賊之老營
在榔桂者毋令得與東合凡長郡見兵及四路援兵但深溝
高壘勿與浪戰堅而持之俟其勢衰力困我乃奮勇進擊徐
開一角伏兵於險合而驅之使陷伏中一鼓可殲此賊旣殄
則彼在榔桂者非竄粵東卽奔江右而楚境靖矣然後以戰
勝之師掃蕩各州邑土匪直摧枯拉朽耳此諸公封侯之秋
而三楚士民歌舞以慶安堵之日機會不可再失也倘愚策
不謬幸轉以聞之中丞張公賊之本謀尙未可測以愚度之
賊實無能且無大志不過假息游魂蹈瑕竄掠利則進否則
遁而已言者皆云賊老營在榔桂間聯屯數百里有眾數十

萬豈有擁眾數十萬而猶坐守一隅者乎其初犯永州也僅二萬人蠻婦參半敢死之賊僅有萬人自擾楚南以來所誘脅大抵亡賴烏合未經戰陣極多不過六七萬人而止我軍及壯勇數且倍之何畏於彼惟賊聚而我分得以專力乘我之虛非賊之無敵蓋我之怯而寡謀也又有云賊在郴桂有編筏窺洞庭之謀夫南楚竹木如邱山欲造舟楫咄嗟可辦乘夏水東出旬日可至洞庭今已秋仲水潦將落卽有舳舻尚虞涸淺况至今未覩一檣一帆之東下乎其不能爲是謀可知也又兵法攻賊最爲下策賊亦非善攻者但能陷州邑各城夫州邑本無兵又無救援故賊皆得志至各郡城固無

恙也其攻桂林也踰月不能下其攻長沙也亦然久頓兵堅城之下孤軍獨進望屋而食此兵家大忌若我得良將堅壁而持之如周亞夫之困七國有不潰敗者乎故愚以爲賊無能與無大志略可概見我得勝算所望仗鉞者計利形勢應機勿失耳

與胡蓮舫儀曹言兵事書

甲寅閏七月十七日

日昨枉過湖上草堂適相左聞述及侍郎曾公駐師敝里辱垂存問有意乎其招延之也曾公提孤軍不滿二萬徒以忠義激厲將士親援枹鼓一日數戰大破賊於城陵磯下斬其魁帥焚其舟艦追奔逐北浮尸蔽江僞黨驚潰水陸東走自

軍興以來以少擊眾以弱摧強未有若是之奇捷者我軍乘銳霆擊颯馳不旬日即可廓清江漢遂使楚北編氓脫鋒鏑出湯火晏然有安堵再造之樂父子夫婦重相保聚生得所養死得所葬此則曾公之大有造於楚北也論者以爲此功可比周室桓文唐家李郭矣凡大湖以北見曾公忠勤膽智忘身殉國如此雖在孱懦猶當感慨騰躍請隸麾下揮戈荷戟前嚮馘賊計不返顧以助敵愾同仇之義况如柏心目擊宗邦淪覆憂憤尤深且於曾公又忝夙昔周旋之舊茲復重以招致共圖宏濟當此而不褰裳以赴則非夫也但自審蠢愚未諳兵略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兼草莽餘生憂戚荒忽之

中神智奮亂曾公亦安取此頑鈍之士而用之乎遂巡御步
未能前往方命之愆尙希代白至於數月以來揣量賊情料
度軍勢似有所見謹詳言之而藉吾子以聞於曾公焉蓋古
之名將遇勝而持重者有其故矣敵有良將雖挫猶整其臨
危運策足以救敗孫武所謂佯北勿追是也敵在死地乾沒
一戰以圖倖勝軍志所謂窮寇勿追歸師勿遏是也此皆不
可輕犯而進躡者也今茲狂賊皆非此比本起於烏合齊誘
狃於屢戰輒克之威去來鈔略觸暑不息其氣已驕其備甚
疎其黨多懈忽與曾公遇連戰皆敗僞帥已梟眾無統率餘
黨震潰若山谷之積陷喪膽奪氣晝夜狂奔夢寐惕息皆以

爲官軍旗鼓且至其不能爲設伏斷後之謀也明甚方賊初至有眾十餘萬有舟五六十艘及其敗也人不及萬舟不及千乘我兵之銳決計窮追破竹之勢無過此時矣曾公所以尙按兵未進者竊揣其意謂江中之賊雖敗而南北兩岸猶慮僞黨踰伏乘間竊發出而倚我之後欲分師旁擊則兵力猶單是以徘徊未能徑進耳今北岸自三江口至漢陽訪知陸地皆無賊與土寇惟南岸蒲圻以下各邑土寇尙屬充斥然止數千人而止勢將竄入崇陽城中聞軍門塔公已由彼路進勦但下令薙髮投戈者卽爲良民不加誅翦惟抗拒者必殺彼眾聞之自然瓦解可不戰而自走餘均通行無阻矣

曾公率舟師由江路疾追遇艦卽焚遇賊卽勦追至夏口賊必散盡卽敢旅距不過奔入鄂州城中賒死旦夕計賊之留守鄂城者大半驅掠老弱雜以僞黨彼此猜疑必無固志長江又爲我有不可得糧大軍一至非降卽潰武漢兩郡同時恢復當不啻反掌也計曾公抵鄂塔公必先後可達制府之師與林生天直所率團丁亦當自漢水來會若賊猶踞鄂制府之師足任攻圍不煩曾公頓兵於此爲曾公計第據上游之勢裒糧治兵徑率舟師鼓行東下塔帥將南來義勇陸行夾舟翼進此時下游羣賊見僞黨奔潰懼於威聲沿江屯壘望風驚怖若鳥獸散何暇堅壁扼險更張螳臂我軍順流進

驚風行電邁直指建康出其不意斯則將軍之兵從天而降
疾雷不及掩耳之勢然後與向帥會師合攻覆彼巢穴縛取
元惡檻送闕下獻俘告廟饗士策勳釋朝廷宵旰之憂
拯江表赤子於水火之中巨寇旣平復以兵力次第掃蕩皖
楚山藪湖澤羣盜撫其善良而剪其凶猾如此則一舉滅賊
兵不留行坐清數千里之氛翳甲與翼戴之功孰有高於
曾公者乎夫時難得而易失兵先聲而後實若臨機不發稍
涉遲疑使百戰之賊復得收召散亡扇動結聚養成凶勢更
與我抗恐未易以歲月平也昔周訪破杜曾乘夜追之諸將
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

遂定漢沔唐太宗破宋金剛迫之一晝夜行二百餘里劉宏
基執轡而諫太宗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
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策馬而進并
州以平古人決策至明至速良以機會之來間不容髮耳今
曾公威勢若此何疑何憚而尙煩長慮卻顧乎哉螺山新隄
皆非結營之地且賊已遠遁追躡不可稍緩直指三山梟擒
首逆乃爲快耳方今戡難之望惟倚曾公故敢盡言以告又
楚北各郡及州邑經賊攻陷蹂躪尤甚者急宜奏豁本年夏
秋兩稅以甦民命以固人心此事雖由地方大吏爲政然得
曾公一語及之當事舉行必速則仁言之利更溥矣忽遽走

筆惟垂省覽不宣

上曾滌生侍郎書

乙卯四月

客秋樓船破賊經過做邑辱垂存問傳語招延其時柏心跽
伏草土未敢上謁謹附書並陳所見屬邑人胡蓮舫儀曹代
呈計邀霽鑿麾下提兵不滿三萬所攻者克所當者破以功
而論猶是臣子宣力之常古之名將往往有是未足爲麾下
稱也若夫忠誠奮發崎嶇艱危不少撓挫器甲不請之武庫
芻糧不仰於縣官傳檄枕戈義聲立振惟上釋主憂下拯
塗炭爲念用使編氓丁壯大作其袍澤同仇之氣寇攘奸宄
聞之皆惕然銷逆節而遏亂萌宙合澄清期諸指顧此則純

臣極軌雖昔之方召桓文無以加焉開歲以來間脩治戰舸
左次豫章伏計整軍經武成師而出威聲百倍矣北省無禦
侮之才遂使沔鄂二城三遭淪覆幸賴麾下之力戈船駱驛
分列上游我據長江已扼其吭賊不敢遠掠糧食又寡舟楫
將陰有遁志若羣帥用命水陸速攻克復如反掌耳然營壘
相望無所統率未聞有決策深入者也麾下能少割兵力擇
一有勇略之將由陸路取鄂或從潭州上游浮舟而下會楚
北諸將廓清江漢必易於拉朽長江中流關繫餽道腹心根
本分援似不可緩麾下明於算略計當有以處此鄙箸兵事
臆議數則書生遙度不切事機伏念麾下山容海納不棄涓

塵輒忘固陋願助芻蕘麾下鑿其愚而恕其妄焉幸甚籌筆
方勤惟冀珍攝以奏膚公以答海內之望

答胡潤芝撫軍書

柏心曩與張仲遠左季高及唐方翁喬梓遊處皆道麾下才
略無雙卓然時棟敬識之不忘以爲當世偉人莫麾下若也
嚮往雖久趨侍無繇今春聞拜中丞之命竊幸長城有恃楚
北殘黎自此可慶再生又聞麾下自去歲出私財募士僅得
千人隨少司馬曾公揮戈破賊追至潯陽今歲復還援楚北
不意沔鄂復陷麾下收召潰散力保上游直搃賊吭而拊其
背使不得進兵力稍集則又轉鬪而前移營偪之終日血戰

類以捷聞授袍揚旌志吞凶醜英毅壯果之氣宿將健兒有所不逮雖克復尙遲旦晚而轉弱爲強勢足臨制至今賊不敢沂流而西上竄尺寸者實麾下軍捍蔽之力也而彼位高權重者反厚擁甲兵餉楛養威於數百里外坐視麾下之孤危况瘁曾不協力共謀速拯生民於湯火則又竊歎 朝廷用麾下適所以困麾下也然麾下忠勇奮發足貫神明人定勝天誠能動物恢復河鄂此功終屬麾下且賊之酷虐焚殺淫掠其惡稔矣天亡之期當在指顧况我據長江上游又擁舟楫之利以順討逆何攻不克潯陽援師亦將續至合勢會攻必能夷凶靖寇若摧枯拉朽也昔李西平之復西京也

所將單弱糧食不繼又與大將李懷光不合介居二強寇之間卒奮其智勇戡定禍亂彼其先崎嶇孤弱與麾下今日所處之勢亦豈有異哉忠義動人咸懷感奮則所向無前耳願麾下援此自壯毋以抑鬱稍自摧沮豈憂狂賊之難平哉頃奉手翰詳示近事並垂獎借且以楚事孔棘不遺鄙陋欲引與共商籌策開寫款誠抑損貴勢至有北面請師之語嗟乎麾下勳略如此位望如此而折節若是使豪傑之士進當爲墨翟魯連重繭飛書展其智計共濟艱危退當爲田光侯嬴感激刎頸以報高義惜乎柏心非其人也受性孱懦未習軍旅老謀壯事兩無一長承命褻足非敢盤桓自度無運籌決

勝之才仰慙盛意莫副渴懷且小人有母年屆八旬此時未能以身許麾下度蒙垂亮不之強也謹納辟書幸邀寬宥惟是伏處江臯時於軍事稍有臆說皆兵家常言無奇異者麾下智略絕人又在兵間久書生遙度豈能有助高深哉特感麾下延跂之誠身不能赴無以仰酬懷此區區願獻愚悰謹錄出奉呈惟賜財擇此後江上續有所見凡愚慮能及者必削牘奉聞倘有裨萬一亦不啻藉手以報也柏心相識中知兵無過季高者又膽決可仗盍手書招之乎其才勝柏心十倍也恩逮肅復祇頌勛安軍中淥暑籌筆之餘伏冀爲國爲民以時自重

又

此時將士同心我力有餘則議進攻不然且堅壁持之斷彼糧食俟羅廉訪軍到再謀會勦孫武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又曰其徐如林其疾如風此養氣蓄勢之術也柏心再白

答李鶴人廉訪書 乙卯八月廿七日

客秋聞麾下自將水軍擊楫轉鬪所向無前遂殄鯨鯢進復江漢斬黃直抵湓城威名之壯不減王龍驤今歲復聞泝流援鄂力保上游凶餒所以不敢遽騁者實賴艤艦百舸橫截而逆折之繼又聞麾下亦有不能盡行其意者甚矣英豪悌

鬱宜事機之多沮也柏心欽遲助略嚮風慕義爲日久矣恨未得一謁細柳瞻大樹耳乃蒙雲牋俯逮辱垂記注兼荷揄揚砥秩燕石而邀卞氏之品題媿可知也敬惟忠勤方茂蓋社駢蕃爲頌我師新挫士無固志得麾下宏遠之度公誠之心寬仁英毅之量收輯而拊循之渙者可復萃怯者可復奮始雖垂翅終當鼓翼收效桑榆未爲晚也方今賊勢雖熾然南未過金口北未過黃陵磯我軍誠鼓其銳氣力與相持何難再振水師精悍初無損折外據長江內斷湖港彼不能旁鶩橫逸無足憚也我之餉餽仍屬通行荆郡籌濟駱驛供億軍資戰械次第增補無憂乏闕軍心繫屬惟倚麾下慷慨倡

率人思用命盪滌塵氛拯援塗炭非麾下之任而誰任哉新隄僅可暫駐非久屯之地召募稍廣便望進發揮有險隘可駐有港渚可泊距金口數十里之遙外可扼長江內可聯絡黃陵磯始得臨制之勢分戰艦數十艇游奕江河令彼不得偷渡竄越以窺吾後徐蓄兵勢爲進取恢復根本不然則蹙地太甚前路軍勢必孤難相應援又使賊得掠地自廣糧食益豐驅脅益多愈形難制矣凡此皆麾下早計而熟慮者無待餽生納說也蓮舫儀部來行營必能商議及此渠於各營將校皆所雅遊往來開說和輯眾心必收其效又將力贊中丞前赴大營重加整理軍威當可復壯麾下隨而彌縫匡救

相與轉敗爲功不難也柏心素乏籌略然近事所觸時有臆
說念麾下欲廣忠益樂聞謀策竊不自量別紙錄出願效管
蠡惟明哲財擇焉幸甚

答胡潤芝撫軍書 乙卯九月十五日

讀翰教千餘言時艱孔棘功敗垂成爲之唏噓流涕扼腕興
歎也當麾下親帥水陸二軍擊楫渡江之日忠勇勃發誓不
與賊俱生直躡凶巢揮戈蹀血銳莫能當斬賊至六七千之
多遂克蔡店復漢口進徧漢陽垂拔之矣斯時也精誠貫於
日月威略疾於風霆凶徒震懼已將逃遁江上殘黎歡呼忭
舞皆幸出水火釋倒懸有日矣天不悔禍難平者事餉竭兵

變譁然各散遂使凶勢再振然非戰之罪也鄉令庚癸無呼
士皆宿飽恢復兩城一鼓便下矣麾下引咎自劾真能行古
人之事者武鄉失利於箕谷李郭同潰於相州兵家勝負何
足爲名將累哉聞於潰散各營多所澄汰洵合機宜夫減兵
省將明罰思過布所失於境內校變通之計於將來者此救
敗之法也收效桑榆終當奮翼克復之績旋踵可期矣羅山
廉訪道通城而入所謂將軍之兵從天而下批亢擣虛賊必
震潰麾下相與表裏擊之楊鎮又以舟師中流而進聲勢百
倍先拔鄂城傾其巢穴繼攻漢陽必不戰而走然後進兵漢
江肅清蔡店漢川諸處分師會攻德安亦可相繼而克諸城

竝下以新勝之師蕩滌山谷川澤餘寇旬日可畢如此則楚
北全清羅楊二公便率水陸二軍前指潯陽金鼓震天舳艫
蔽江偽眾聞之自然震怖各鳥驚獸散其時少司馬曾公師
出長江相與整眾東下但拔皖城卽金陵已在掌握中是則
事機之大可乘者以管見料之滅賊不出今年惟冀河鄂及
安州迅速告平全據上游則勢如破竹數節之後必迎刃而
解耳

與左季高書

粵賊近在金陵作何狀猶未犯維揚姑蘇否賊連陷數行省
鋒勢銳甚以愚料之無足憚者彼雖乘百勝之威擁百萬之

眾然其實所據不過一城耳此外尺寸之地非其有也金帛如山非芻粟安能持久且盜賊羣居未有終日之計其勢內變必速此時瓜步廣陵戍卒不能進討則不必議勦但當謹守北岸毋令賊得渡江彼決不敢孤注航海徑犯天津爲京師計第分兵扼津沽必無他慮亟起閩浙之師助守蘇州令賊不得掠地以益糗糧起粵東之師浮巨舶由海道恢復潤州卽會於金陵城下斷賊入海之路向帥惟用堅壁持之勿與浪戰截賊饟路形格勢禁賊不敢四出旁犯已不啻在羅網中矣俟彼有內釁糧食垂盡視其城守或虛分襲其城視其營屯稍懈疾攻其營或番休迭進或設伏誘之當得奇捷

且賊於城外分營者特欲張其連珠猿臂之勢耳營析爲四
未必盡精銳也察彼營稍孱弱者盡銳擊之一營拔餘營必
陷城亦繼潰此乃運奇制勝之秋惟須堅忍耐久蓄吾勢力
伺彼瑕隙又須羣帥同心相機犄角如獵者之捕鹿期於必
獲乃能奏功耳至向帥餉路所關尤重最宜力護毋令賊得
以奇兵劫之昔楚漢袁曹雌雄之分所爭惟在餽餽此不可
不深慮者也又鄂城南北東三面似宜於郭外早掘外壕闊
深均宜二三丈不等此亦設防要務也礮車以機發石較火
藥更捷又無炸裂之患能徵匠按古式製造否推而行之以
之守城及道士汛黃石港各險隘江岸皆緩急可恃倘能復

古石礮將來便可殺火礮之禍防患救世蓋兩得之寓仁心於殺機竊意鬼神亦必從而佑之矣楚北財賦鼓鑄似爲救急要策滇銅運船抵漢皋便難前進此可借用者一漢皋水次積年撈獲銅筋更復不少此可收買者一武漢各郡廢銅積滯懸價購之其值必賤此可收買者又一黔中寄售之鉛不甚愛惜此可借用者又一但須籌工費薪炭與召募鑄丁耳鼓鑄行可以救錢荒可以平錢價商賈不得騰踊居奇官俸兵餉搭放甚便斂散在我何憚而不行昔馬殷用高郁之計僅鑄鐵錢而湖南以區區一隅富冠列國與南漢南唐爭強焉此非往事之明效哉途次嘉魚聞村中人語云通城山

民尤多負固招聚亡賴以壯聲勢相傳廉訪有請濟師之語歸遇通城人被難遷徙者詢之則云彼間僅兩姓人以抗糧啟衅其餘善良悉守法懼禍若大吏許稍稍平其賦役必徐以計縛其首惡送請懲辦如此可保百年無事審爾則望械致岷翁多騰文告諭令紳士縛獻首惡決不濫誅平民且爲酌定征收折色斗斛價值惟期官民兩便公私交濟旣不損威亦不黷武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蓋愚民無畔逆之心山谷非窮兵之地岷翁智略度亦必早見及此耳
息息走筆惟垂察不宣

再與季高書

古之圍城有決水或壅水以灌之者有掘重塹樹長柵以困之者有擊敗外援而城卽繼潰者今賊在金陵地高於江灌之不能周圍將百有餘里樹柵之功未易施彼聚眾死守亦無外援凡此諸計皆不能用又兵法十則圍之今賊之堪戰者無慮十餘萬我軍之數未有以過於彼者且彼壯我孱彼飽我饑彼主我客彼佚我疲彼勇我怯凡此皆難與爭鋒角勝者也制之之法當如渾瑊李晟之克朱泚李光顏李愬之取吳元濟王重榮李克用之滅黃巢諸道並會遏其衝突絕其饗道以漸逼之直搗其虛乃可傾彼窟穴今賊勢雖強然北未渡江南未犯吳越不過孤守一城是猶在吾掌握中也

若嶺南之師由海道進逼建康城下向帥堅壁與城下賊營
相持賊已腹背受敵然後伺其內間俟其饑疲東西齊舉首
尾夾攻卽江北之師吳門之軍皆可分道進會四面環擊殄
滅此賊易於拉朽惟行營都統之任必得其才乃能指麾諸
軍應機神速耳高識謂此言何如

答郭筠仙編修書

蛇豕縱橫江干無甯宇二三故人得彼此尙告無恙卽云幸
矣雖結隣有約自度福薄緣慳難與諸賢同棲林壑以是爲
悵耳舍親梅杏田來得手翰慰問綢繆感入肺腑敬審戎旃
借箸甚善甚善退之從軍而蔡州遂平樊川進策而澤潞旋

下彼亦幸遇晉公贊皇明於機略故能納采如流奇勳立就
耳今少司馬曾公卽晉公贊皇之備也而又佐之以吾弟之
識略與麾下諸將之忠智曉果助廓清而奏膚功豈直蔡州
澤潞一隅之績乎哉延首嚮風無任馳仰春間江漢覆沒妄
以奏記請援於少司馬遂蒙垂念辱齒慨然許以分師來援
但令具餉待之吾弟書中見亦略同夫北省去歲淪於巨猾
實賴少司馬拯而出之功過於齊桓之存亡國也遠矣凡在
儆省高貲素封之家未罹兵燹者卽使之傾囊罄產持以犒
師猶未足報德而酬惠也况援師再至乎况所需僅此而尙
悛供億乎兄雖迂拙謹當隨蓮舫宜卿後宣播義聲激勵而

鼓動之但請援師速進軍過境上資糧扉屨必無闕乏日來
中丞胡公奮其智勇一鼓而漢陽漢口相繼肅清進圍鄂渚
計克復必在旦晚惟慮僞黨越逸或與上游通城各邑土寇
嘯召保聚窺伺衝突則荆岳皆難安堵方今北省兵力未能
兼顧間羅山廉訪新克義甯已進駐通城矣若以此勁旅乘
勞入勦上以捍蔽岳陽下以盪滌江漢羣匪窟穴立可剷刮
淨盡且不獨功在援鄂也九江死賊與湖口爲指臂悉其精
銳以一面當我守禦甚固我師萃於鄱湖之內水陸並攻蹀
血而戰日夜不息雖益其吭未拊其背彼方外據長江調取
皖境諸賊往來抽換番休迭戰餽餉不絕彼主我客彼逸我

勞久頓兵堅城之下守者有餘攻者不足古之智將似稍異
此今誠得羅廉訪一軍道通城而入假途鄂渚合楚北戰艦
新勝之師水陸並下出其不意直指溢浦賊必震潰或明示
形勢旌旗蔽江鞞鼓震天順流東驚以武臨之或約鄱湖之
師悉力搏戰牽掣其前度彼將疲潛引江外之師夾擊其後
合而擊之一戰可拔此與但用鄱湖諸軍專闢實力僅乃勝
之其遲速巧拙相去不啻倍蓰也兵法相持既久在於用奇
羅廉訪一軍名爲援鄂而來實則乘機合取九江此卽田忌
救趙直走大梁之計竊謂批亢擣虛勢有必出於是者請爲
少司馬詳言之而力加贊成則拔九江若反掌然後整眾東

下兵不留行矣軍中早秋炎暑未退惟紆籌草檄之餘以時
珍衛不宣

上胡潤芝撫軍書

丙辰三月十八日

客冬至今未得以牋記徹清聽者知麾下日治攻圍親當旗
鼓矢石間更無暇晷從事披覽且軍情懸隔彼已虛實揣度
傳聞動多茫昧欲以遙度之詞妄進謀畫則又不敢也鄂城
垂拔矣而方伯羅公遽爾淪喪羊太傅云不如意事什常八
九羅公之不幸楚民之不幸也所賴麾下壯猷克奮毅然以
殄寇自任而羅公部眾又得迪莽都轉代領之其爲將沈毅
果斷夙與羅公齊名軍心共屬羣志大定代將以還連戰大

捷賊黨漸散賊糧漸乏遊魂抗拒大抵潛引漢陽之賊首尾
番代張虛聲以疑我耳計其狡情奔亡在卽猶當死力衝突
僥倖乾沒若我軍嚴整來則必挫一再創艾彼但有出於潰
遁而已矣夫以麾下之謀暮忠壯與迪莽都轉之善戰無前
左右犄角賊之速亡可知也微聞少司馬曾公有檄調都轉
馳援江右此軍將士本出曾公部下方今有急呼令還援義
無可諉也卽欲強留殆難啟口然竊謂此間方略已就功緒
垂成都轉遽舍可乘之機而去則楚北軍勢轉孤賊以其間
倂強再振縱別募勁勇以益兵數而統馭將才非可易得且
新集之士與教練之卒其功效不可同日語也明矣竊計楚

北之賊聚於兩城江右之賊散在各郡彼聚而我併力攻之
決機盡銳奏績似易彼散而我引軍從之所在與戰見功殊
難且郤轉援楚以來崎嶇百戰士卒亦望旦夕城拔冀得行
賞耳今乃跋涉千里饋餽懸絕逐賊於蔓延無紀極之地毋
乃與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術相左乎愚見爲曾公謀姑且保
險堅壁自固而奏調粵東之師度嶺夾擊可使賊首尾奔命
俟楚軍得利屈指而月鄂城可下然後都轉率新勝之師鼓
行還援豫章聲威百倍賊自震潰曾公以全力制其後江右
羣賊何患不除若釋破竹之勢分師遠去竊慮鄂城垂斃之
賊轉復陸梁而江右倏擾之賊猝難翦薙在此則坐虧九仞

之勞在彼又莫救燎原之火明於兵略者必不出此也都轉之智自早籌及特義之所在不能不往日來蓮舫孝鳳諸子均有書懇留都轉以蕙大功以成羅公遺志度都轉尙無詞以謝曾公也誠得麾下致書曾公具道都轉留楚爲兩得去楚爲兩失之故鄂城朝以下則都轉夕以往極遲不過一月爲期耳曾公深知兵要當能見聽也柏心又竊意鄂城之賊其勢雖蹙然未嘗合圍則彼於城之東北兩路猶能伸縮鈔略未得制彼死命也可否分戰艦一二百艘載戰士駛駐塘角汎及青山分結水陸營柵斷賊四出越逸與興國等處僞黨接濟糧食火藥人徒之路如此令賊在窵中勢將坐困可

不攻而自破也如兵力難分者或但遣壯士伏城之東北探其接濟將至突出襲勦或縱火焚之亦可困賊區區管蠡明知無當聊貢其愚慮而已惟財擇爲幸

答胡潤芝撫軍書

丙辰四月八日

承賜復獎譽有加讀之悚愧柏心賦性疏率學術淺薄所粗涉者政治源流興衰大略而已兵事實非所習特率臆妄陳爾不意麾下見許之深也迪莽都轉分師援江右而毅然以身留楚與麾下戮力一心誓翦鯨鯢羅公雖沒猶生也昔後漢伐蜀之役彭岑亡而吳漢卒克之晉王鎮州之役史建塘李嗣昭李存進亡而李存審卒克之成功有先後故也惟餉

金支紬籌畫方艱不無顧慮然柏心則謂此猶其次焉者其
大者則兩節帥各專一軍畫疆分界聲勢隔越此未得制賊
之術也夫使我軍據長江而全有之賊阻南北不得相通我
用分攻猶未爲失今則大江下游賊往來出沒不能斷也彼
張虛形於漢陽以綴江北諸軍而抽引僞眾納諸鄂城悉其
凶力以與我角若漢陽諸軍能遏賊勿使渡江或投間抵隙
日攻其瑕彼亦不敢分兵助鄂也不然則漢陽之軍但分徇
師與之相持而潛引步騎下取黃州埽清江岸令餉餽可通
卽持爵賞招黃州團丁率以渡江駐於武昌縣城截斷興國
大冶之接濟賊糧者然後水軍戰舸順流下駛泊駐青山塘

角等處堅壁以挫之但截彼糧食火藥嚴飭諸營防其衝突
俟其窮極乃開圍一角縱之使走而預伏兵於險隘俟其入
伏前後夾擊當可盡殄此百勝萬全之策也今也兩城之賊
首尾環應如牽然之勢而我畫江分地不能引北軍以濟南
軍譬如左右手足無故自爲拘牽此豈應敵之道乎麾下盡
舉此語檄商制府反覆開譬勸以分師助圍鄂城鄂拔而漢
陽有不下者乎縱有明旨責令分勦然兵家機宜貴權道
以濟事不貴拘牽以遺誤也大抵賊憑堅城我營郊野彼逸
我勞彼主我客可用智取難與力爭圍勢稍合或移營設伏
以誘之或昏夜鼓譟以劫之或鈔其饋餉或略其樵採彼將

漸困終是吾掌握之物也抑又聞之兵久則變生今江漢殘
壤鬪兵不休者三載矣士日告疲餉日告匱萬一江白之賊
復浸灌楚北則我軍腹背受敵進退失據是豈可不爲寒心
者乎此則合漢陽之師助圍鄂城機會不可復失者也又有
愚言妄進於麾下者望詳察焉聞麾下晝治攻戰夜嚴守禦
凡將校卒伍之進退芻糧縑錢之出納火藥軍械之儲積無
不一一綜理與夫接見寮屬披覽史牘又自章疏至符檄書
問皆手自削草復以其餘澄清吏道振舉憲度有百數十人
所不能爲者而麾下一人兼之沛然若有餘雖魏公間氣才
周八面然非所以專思慮而重體要也夫事有緩急有綱目

麾下以滅賊爲任則所急者治軍耳所尤急者方略調遣耳
至金穀書記擇人以任之足矣若夫吏治似在所緩黜陟賢
否姑委其權於藩翰且亦屬彼職掌也俟賊平之後徐加整
飭固未爲晚又督戰之際躬犯矢石將帥宜然但重閉垂堂
亦願時存戒慮凡此繆論無當竅要特以麾下一身爲遺黎
託命所關誠鉅伏冀加意保愛以答 眷畀以奏膚公干冒
威嚴無任屏營惟賜垂矜

上胡潤芝撫軍書

丙辰六月三日

兩月以來水陸連戰皆大捷孤城殘孽糧援悉斷飛走無路
直籠檻中物計成擒卽在旦暮此皆麾下勝算先操將士威

激用命之效也惟戎車六月零雨三年獨令麾下肩茲况瘁
則事勢萬難適與之值耳然忠勤勩伐固已邈焉寡儔矣嚮
風馳仰欽怵莫名柏心自四月中旬卽患傷寒侵尋四十餘
日疾少差老母百歸命且靜攝元氣虛弱非調護月餘不能
復初也賊之窮困外形昭然不降不走豈城內尙有積糧
耶僞眾多寡此間無真耗難以懸揣竊聞賊起草埠門出入
自如以我軍悉屯南路故不防北面此可乘之隙也凡臨江
各門地勢迫狹非戰地攻之不便鄙意謂可盛兵鼓噪見形
於南路以分賊勢而潛師銜枚於草埠門左右彼處稍東有
鳳凰山城趾跨其麓可梯而上約於五鼓時或日晡後偵其

無備一面攀堞一面奪門但一處得手賊卽驚潰不暇拒我
矣以老成之見論之賊窮不待攻攻之徒損士卒但相持太
久恐江右敗賊倏忽闖入令彼頓增氣勢而我又有腹背受
敵之患且賊固乏糧我亦乏餉殆略相當所恃者賊衰而我
銳耳此所以不得不急與賊競者也若鄂城先拔彼江右敗
賊卽犯吾境我力有餘折箠驅之譬以湯沃雪也妄議隄度
無當兵機惟麾下財察幸甚

上胡潤芝撫軍書

月前廿二日之捷喧傳露布喜動江天狂醜猖獗掃之朽枯
之際殘黎懔懔拯之湯火之中此皆麾下忠貫日月氣壯風

靈動九天九地之兵運百下百全之策佐以迪莽方伯之智
深勇沈厚莽軍門之驍武雄傑遂使鯨鯢梟獍褫魄喪精折
角摧牙望風潰北昔裴相平淮蔡潞公入貝州不過號令指
搗坐收功效而已未若麾下暴露寒暑淹時踰歲擐甲揮戈
大小數十百戰如是之勤且久者也聞麾下復毅然以東征
自任乘此威勢直搗建康四年逋寇將一舉而犁其巢穴以
清氛亭以慰宸衷從此錫鬯卣銘景鐘懋賞崇封駢闐赫
奕直與方召比隆矣何桓文之足道哉相心屏懦文儒不能
請纓提劍屬纆鞅以効前驅惟有竭其思慮振藻摛詞慕江
漢常武之篇仿柳雅韓碑之體爲麾下闡述威勳與長江並

永大別均高而已肅修歲敬馳賀鴻猷

與張仲遠同年書

卽日弁至得復書承紆策前籌蓋勤兼著甚善甚善柏心故
宅前經賊毀近復結屋方擬移家老母漸衰未忍遠離制府
楊公之招不能赴召章奏又非所素習已復賤卻聘矣執事
知我希代達委曲賊在江漢者聞其黨無多至今皖中金陵
下游諸逆未聞增兵來楚又寡舟船今我軍據長江上游斷
彼糧食戰艦旣多眾又倍之賊陰有遁志矣此機大可乘也
但徵諸將水陸並攻卽不殲盡凶徒亦當速走復江漢如反
掌耳不必坐待北軍始議進勦恐師老財匱轉失機會北軍

既不能諳賊情勢且非用騎之地俟澄清江漢然後會師東下中爲水軍左步右騎三路並進楚境自無外寇下游可以不必設防但須埽除輿國崇通等處土寇使根柢全芟則人有再生之慶以制府威略執事籌策此功決可指揮而就贊畫方勞勉旃自愛不宣

答李鶴人布政書

去冬漢陽克捷之功今歲皖江屏藩之摧均未肅賀者營幕頻移未知定所且不欲以縉詞干聽也卽日使者到門叨承翰教敬悉前鋒所指當者立推威稜徧江漢南北矣甚善甚善書詞披寫情條裘帶如親惟於柏心津津樂道不啻日出

此郭隗侯嬴之遇也柏心何人敢辱斯誼又承大咨開示已
舉賤名登之啟事業奉 俞允矣薦牘中語皆自忘其貴與
賢推賤且不肖者以爲勝已自非愛才下士發於至誠摯於
飢渴者孰能如此柏心自望清光以來謂忠孝智勇冠當世
莫如麾下蓋傾心久矣今也居勳積威名之地復肯紆尊折
節下引愚闇疏陋者與之定謀議濟時艱凡有心志叨此異
數孰不感奮欲竭駑駘况於柏心受知之深銜次入骨者乎
况重以 君父之命乎又荷賜金備營甘旨曲體代籌無微不至
兼莊祿兩公亦有連械勸駕卽擬治裝偕使者並發是
夕入白老母則悽然有不樂者問歲內能歸否對以此難預

定則曰若吾霜燭之年何不敢對趨而退次日晨起又請命則仰視老母淚承睫黯然長歎復趨而退出山之念不覺頓止老母今年已八十頻歲播遷備受驚悸近日起居益形衰頓以此不敢輕離膝下比年鄉國多虞當事亦時加物色皆不敢應若遠涉關山尤非高堂所樂時事雖迫知已雖殷朝命雖嚴未能遵赴者烏烏私情不勝眷戀但可爲徐元直不忍爲溫太真此情亦麾下所曲諒也且柏心年今六十目昏鬢禿未涉行陣軍謀實非所長皖境地形素未諳悉茫昧之識何資籌略麾下雄略奇謀符古名將祭酒軍諮尤多國士况廬舒之壤舊產英豪聞麾下舍已用人虛懷若是必駢

肩杖策上闕軍門願參幕府有賢於柏心千百倍者至矣何
假柏心爲輕重也謹納餽金藉使奉繳方命之愆冀垂寬宥
尊先公誌銘謹當具草不託之班馬韓歐而殷殷以屬柏心
恐不足增重青珉奈何賜示激論最中機要飢氓捨徒同役
而不同心讀之立當解散用意與文詞仁義兼盡真無慚弔
伐之師哉麾下連戰皆勝然宿兵於荒殘之地饜道回遠殆
同客寄能轉鬪而前與勝袁二星使之軍合則可會拔皖口
直拊金陵之背不然還援蘄黃亦於就餉爲宜妄論隄度幸
財擇焉軍中早秋冀爲 國自重以時珍護不宣

再答鶴人布政書

月前使弁言旋謹將未能趨赴之苦衷瀝情肅復矣隨往敝
郡甫至講舍又奉到六安行營賜書欣悉膚功三捷進克霍
山席卷而前馳驅電掃豈止澄清江北已哉義真秉鉞曾未
淹時而黃巾盡殄麾下威名正相敵耳聞此次師行艱苦極
矣士不宿飽野惟赤地孤軍轉戰環境皆寇而能臨危獲濟
竟著奇功此由忠義奮發不啻神助非但嫖姚深入常有天
幸也讀之怵躍書詞於柏心翹盼之切至再至三肫誠若此
飢渴無殊矣循諷數四繼之感泣直以老母春秋過高不忍
爲絕裾之行耳前牋所陳無一語涉於虛假者麾下仁孝人
也其不忍奪人親也審矣夫所恃以決策料勝者此心耳分

此心以籌軍事又分此心以念親闈雖在明智之才猶多遺
悞何者其方寸先亂也况柏心之闇汶者乎且自審生平未
履行陣未習韜鈴安敢用未經嘗試之學以人之師僥倖願
麾下且舍柏心別求奇士何患無才略奇傑之流輻輳而至
者使柏心得以白首奉母全其虛名而又不至上累麾下知
人之明何幸如之若不蒙察鑒復辱後命雖使者十返柏心
亦惟有堅守本志而已敢布腹心憐而恕之感且不朽

答鶴人布政第三書

昨者兩肅復牋計塵清覽伏審軍鋒電掃已度六安前與皖
軍合矣既合皖軍聲勢益展便定計疾引師下皖口皖口拔

而潯陽及廬境諸賊與金陵僞眾首尾橫決不攻自潰况楚軍乘勢當有建大舉東下之策者麾下徑會皖軍直搗建康王濬韓擒虎之功可立就也何事急趨皖江受篆乎哉柏心日來過敝郡西郭外見所調鮮勇自漢川而來詢皆麾下舊部散遣者士卒均屬驍健入營與其隊長談戰事皆言麾下善撫士卒甘苦與同能周知其材質高下賞罰分明每戰輒以身先之雖鋒及在前不憚也遇餉糈缺乏時以溫言撫慰士無不忍飢力戰者至今語及麾下猶相與感激泣下也嗟乎麾下得士如此眞名將之風哉麾下在方今羣帥中年最少勳名最高受上知最深願益加愛慎以奏膚功柏心愚

聞不曉兵機竊聞爲將之道慮事欲熟事至無悔而止所日夜籌畫者揣敵料勢行如戰戰如守有功如幸故其思慮恆主於專精至於橫槊賦詩磨盾草檄雖才敏絕人據鞍立就然不若姑委之幕府他有類此者望一切捐棄神明所注專在軍事則亂可速弭功可早立麾下才略地望海內瞻仰旣爲方召將爲稷契敢獻鄙言幸垂意焉愍肅公大節凜然上貫星日誌石之文非馬班韓柳安能勝任柏心才學識三者無一有焉又未嘗專治古文承命不敢辭謹撰藁本苦不能簡恐乖金石之體曾質之衛翁都轉及九曾農部僅爲節去數十字皆謂與其過簡而遺美不如稍詳而紀實也寄求刪

潤或更與當世工文者共裁酌之草草布牋惟垂察不宣

答胡潤芝撫軍書

月前接讀鈞翰並手定做郡五屬減漕清單共十紙所示清
編查審爲第一要政毅然有國僑正封洫張叔大行清丈之
風力蓋與減漕良法相表裏相維持者也其核定清單已分
寄五屬諸紳其清查一節均檄致勸其次第分鄉設局以爲
核實糧額章本爲做邑情形本年最爲棘手漕期迫促版籍
不在官而在冊書盡言兵毀不肯呈繳縣令旣毫無把握某
等初意亦擬分鄉設櫃聽民就近完納以杜蔽塞亦苦於無
冊可稽胥吏又倡爲如此辦理必包征包解埽清全完而後

可將來悞漕咎在紳士於是羣受其恟喝無敢身任此事者
某等細思做邑之漕今年只宜聽民赴縣完納民皆赴櫃則
冊書代納之陋規不裁自去冊書無權將不革自退俟來歲
清查有成另造圖冊一留在官一留在民然後酌定冊書名
數使司推收過割其餘一概裁革則若輩無所挾制矣惟目
前民間新令皆欣然襁負緡錢赴櫃完納頗聞冊書多方留
難仍如往時代完之例索取抽豐小民羈候不可得券則相
率攜錢以歸蓋吏意必欲百計沮撓使悞漕期以爲歸過之
地昔宋人酒酸不售者狗迎而齧之也卽此輩也竊意如此
著名蠹猾者倘許諸生條其姓名聞於執事卽行嚴札提解

重加懲治傲其一二餘者自當斂迹至於推擇分鄉設局之紳士某等逐加詢訪悉心遴選略得梗概皆公正清强者謹臚列姓名另單呈覽惟石首尙須搜採凡此諸人出身任事勞怨所歸尙懇執事賜之札委假以事權俾專責任庶不爲強禦所中傷傲邑有舉人游克欽者慷慨磊落士也此次在事議論擔當擘畫措置卓然不爲羣小所搖其言以春完或十之四或三之一秋完開櫃約定期限某月日開某月日收過期者罰上櫃有定期不完有督責民心乃定凡赴櫃辰初開櫃申末收櫃每旬以前五日收某鄉糧後五日收某鄉糧完納時先給收籤至四日准卽截券歸家庶免稽滯縣署設

鑼一面有書吏需索分文者准花戶鳴鑼聲張卽行究理以防壅遏凡此數則似皆可采又言清查之法紳士得人卽可會同團總戶保舉發稽察似可振裘揭領之要因執事博采芻蕘敢拊述之

上胡潤芝中丞書

邇來敝省各市鎮聞坐錢荒此事於行軍最不便莫若廣行鼓鑄以救之昨有黔人朱鼇峰過談渠曾佐運銅鉛習知起運多寡據云滇黔銅鉛皆會於蜀之瀘州銅鉛局始行起運出江向例每年正運四起加運二起押運官均赴瀘領運北上正運一百一十餘萬加運八十餘萬每年銅鉛合計一千

餘萬比年軍興計已停運然積滯在瀘者不少瀘州薪炭甚
富蜀中鑪頭工匠想復不少若就彼處鼓鑄瀘在江濱輕舟
至楚不過半月若積滯銅鉛不敷鼓鑄則由滇黔源源運赴
道里亦近此舉若成以濟軍需以便民生化無用之物爲有
用之財分所鑄十之三爲工費不必另籌墊發近在水次轉
輸極便或爲二品子母相權更易流通若軍務告竣則運錢
解京以代銅鉛官吏舟楫省費無涯爲物重滯盜賊探囊拏
篋者亦可息其覬覦俟錢幣周行四方然後罷運似乎此舉
爲救時之上策濟軍之良計執事以天下爲己任故敢以芻
蕘進如可采用則當入告請 旨飭下四川雲貴督撫會商

籌辦選清強幹練之員監督興鑄毋許濫惡薄劣攙雜泥沙徒損物力而無適於用監鑄之員以鑄錢善惡及多寡遲速爲功過賞罰如此而錢法立貨幣裕矣此皆導宣積滯窮變通久因其自然化而裁之不假外求不煩榷算餽餉立足百貨皆平此亦管蕭之儕所樂聞者也皖賊又熾與我地同而壤接眈眈日有窺伺之謀竊意執事此時宜出鎮境上相機攻擊則威望折衝無異合肥之有韋虎且令諸將有所稟承進止乃齊也干瀆崇嚴無任屏營

與左季高書 丁巳四月

兩粵黔中及江右蔓延無已毗連熊湘勢皆岌岌以一隅而

扞三方無敢遣一卒一騎揚塵境上者則勢事綢繆固圍計
畫之周也此其折衝禦侮功效卓越豈必身踐寇場披堅執
銳終日搏戰然後可以抗威稜而遏亂略也哉做省克復後
得詠翁中丞還定安輯有子西改紀楚政寇恂鎮撫河內之
風然其才實不止於安民保境而已且據上游滅賊之權今
在詠翁惜不得替人尙未能專任軍旅總師東下也滌翁率
諱後有與胡蓮舫書篇末商及出處謀之眾論且齒及柏心
焉連舫昨始錄稿見示竊謂滌翁此次必宜再出不待再計
決也且已上章待命矣計 廷議及 上意亦必以奪情起
之終制之心豈得遂哉揣滌翁所以躊躇未決者不過兩次

奪情古人未有恐天下議之此過慮也夫始之奪情也所討者此賊耳馳驅三省攻戰連年僞黨結連相持未決不幸親闕棄養復有奪情之舉雖屬再起只是一事終始以滅賊爲任而已金革變禮鑿凶門而任危事非夫從容平時貪戀祿位者比况數年前已有不受爵賞之奏天下孰不諒其心者夫以滌翁威略再起登壇運其智勇凡豪傑忠果之士聞聲慕義鼓舞用命東南義民裹糧跋踵以望其至終於殄滅狂寇者非滌翁莫屬也事平之後解甲還山廬於墓所擗踊號泣補行喪服進以釋君父之憂退以遂臣子之私大忠純孝纖芥無憾萬代青史孰能訾議若必執硜硜之小節違

詔旨之殷勤竊恐羣情失望責備轉多且與慷慨報國本
意大相刺繆何前後忽出兩轍也滌翁在憂戚之中柏心未
便上書強聒敢以鄙意聞之執事乞便中代述幸甚又滌翁
再出竊有愚策願陳管籥亦請藉執事以致致焉賊勢今雖
趨重江右然其窟穴渠率皆在金陵以偽號驅率羣盜遠近
跳梁者無不依託假附甘爲羽翼去秋以來金陵內訌賊中
僞王自相屠剗驍桀賊將斬夷略盡江表旱蝗糧食垂罄詢
之逃人其詞略同此可乘之隙也以勢論之則江右爲末而
江左爲本以事論之則江右尙強而江左差弱今日之計當
舍末而拔其本避強而兼其弱愚意謂不必急急於江右姑

以撫建數郡委之第令劉普諸將防邊牽制使不能犯楚南
北之境而滌翁由江路董率水軍俟拔潯陽便與楊李二師
水陸東下直搗建業舟楫白下彼必瓦解既覆其巢則江右
羣賊亦將震潰如尚負嶠拒我則回旆卷甲徑指豫章釜底
殘魂彼安所逃死哉晉宣帝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豫有所
棄柏心竊謂江右非必爭之地惟金陵形勝必不可使巨猾
久盜若俟江右澄清乃謀東下歲月難期機會坐失兵久則
變或生他慮異時兵力與財力交絀深恐無以善其後故欲
滌翁出長江上游統水師直取建康者蓋反覆籌度妄謂方
今要策必出於此執事才略明決良平之儔如以鄙論非謬

則請與滌翁圖之一決進取之機又上游將帥與江表將帥
似乎聲息未甚相通故金陵賊情猶屬惴恍愚謂宜專遣機
警員弁間道至江左行營會合定計爲他日首尾並舉之約
似亦機宜所不可少者執事以爲然否

與左季高兵部書

連日甘霖如注胸次灑然雨中忽有送尊書至者祝封題乃
二月杪訝何濡滯疾讀之快甚如共軒眉拊掌時也詠翁忠
壯其功至復鄂州後乃見柏心獨決之於其回谿垂翅之秋
何者困而不挫非豪傑不能若機勢兩利則芒鋒甫露耳今
據上游之勢操可以滅賊之權未得決策東下者以鎮撫與

轉餉尙無鄧侯可寄也若滌翁肯納鄙言由江路進發俟拔
潯陽便綜水陸諸軍直指建康則詠翁但駐師境上足食足
兵調發轉給一主征討一主餽餉兩賢表裏賊不足平矣晉
之平吳也王濬用樓船入建業而杜預總師上游爲之後繼
隋之平陳也韓擒虎自采石取白下而楊素總師上游爲之
後繼其成功則一也今日事勢亦當如此承詢敝郡人士其
秀穎者僅事文史識時務之俊傑未之覩也日來有桂林馮
君友石名太愚者扣門過訪議論英爽貌亦偉岸詩頗俊邁
雖致力尙淺然磊落不羣曾客遊臨湘邑令周君渭川者其
中表也境有土寇授以壯士二百搗賊藥姑山風雪搏戰頗

有擒斬竟覆其巢而歸聞能運矛入陣頗有兵機且得士心
恆欲以武略奮跡稍自表見若令召募數百人置之當今名
將行營中自率一隊使立戰功隨加拔擢或亦將傾材觀其
英姿颯爽當能有成年甫逾冠他日所就或難限量執事明
於知人暇時招與共談一叩其蘊渠行止多依渭川欲相見
者從彼處物色可耳江陵相國裔孫紹先者去歲已充弟子
員石首楊文定裔孫亦預其選學使者用意如此足以勸忠
豈但爲做郡光浙人某君勁躁果於自用才辨尙不能逮劉
秩欲持以當曳落河難矣不患其誤世患其自誤耳

上胡潤芝撫軍書

丁巳十月廿二日

日昨以薄征之令施及敝邑曾偕胡龔二子肅上謝牋計垂
省覽聞進討之舉已推轂曾公竊意曾公堅守廬墓之志未
必遽出方今節鉞中威勛冠世莫如執事度 朝廷亦未肯
越執事而起曾公也以時勢度之賊滅亡速矣滅賊之權與
其功皆在執事 朝命若至便冀綜師東下以慰四方之望
不勝翹跂攷晉之平吳也以六道進師隋之平陳也以八道
出師蓋大舉用兵必多分敵勢使其首尾不能相救然後一
二智勇之將得以乘間出奇拔其本根今茲賊勢雖極衰弱
然分布大江南北上起潯陽下至潤州又以金陵爲窟穴經
年累載根株不可謂不盤互矣規爲一舉殄滅之計必將廣

張聲勢多施控遏令彼備多力寡則易圖也師出之日當先行陳奏用楚師當江流而下步騎夾進移豫省之師出廬江移廬州之師出皖口移江北騎兵或攻瓜步或攻潤州凡沿江民鬪義士願助官軍者皆檄令分道各進然後楚軍與江左之師犄角以取金陵如此則鞞鼓震天旌旗蔽日可號爲百萬之兵逆賊聞之將震潰不知所措矣師過皆散榜招降降者皆予免死部遣還籍此亦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克金陵之日其首惡大憝梟裂檻獻外嚴禁將士毋縱火殺人以曹武惠平江南爲法陷賊子女尤可憐傷訪其遠近資送還鄉則無慚弔伐之師矣此時潯陽早下不能不留兵守之恐

石逆窺伺潛乘我後如其未下第以輕兵綴之使不至奔突則引師直過俟克金陵凡江右羣賊均將瓦解潯陽窮孽直枕上肉耳總之東南根本在金陵不先克取沿江數行省豈得安枕且熟視其淫名僭號自擬伯王經五六年之久不聞遣一卒一騎問罪城下者何以穢跳梁反側之魄耶歲內能圖此舉則大幸也執事身任安危才略出羣乘機決勝早有成謀豈待迂儒納說其間哉但區區義憤以爲梟獍鯨鯢久稽礎斧非執事投袂而起 廟堂之憂不能遽釋吾民之迫脅於湯火吞噬中者無已時也謹上拙詩數章以獻愚悰執事亮而教之幸甚

答胡潤芝撫軍書 丁巳十二月初八日

接誦鈞復詳示所以未能速發之故蓋楚境三面受敵狡寇窺伺途徑甚多必也蓄威設備以待之如合肥有韋虎華州有王羆使彼聞而惕伏不敢稍萌覬覦誠伐謀之上策制勝之良籌也又念漕弊甫釐軍儲未裕一身兼內安外攘之計必使謀出萬全乃圖大舉蓋懷碩畫敬用咨歎日來承聞潤州瓜步先後克復金陵殘孽亡在旦夕 廷旨又促都楊李三帥水陸並會梟渠埽穴在此一舉竊料窮寇瓦解必有上突之勢且將襲據皖城賒死旦夕或西窺楚塞或北竄豫州一經越軼又恐死灰復燃移禍他境鄙見以爲三帥引兵東

指宜先據皖城杜彼竄逸之路移咨豫省大帥嚴兵據境以防奔突而執事亦戒厲士馬先期親赴下游節度相機攻守金陵果下則專防殘賊之上竄者若猶未也則藉執事威名爲後繼聲援諸軍前鋒銳氣百倍必能速蒞成功管籥之見未審當否伏祈財擇肅戕貢臆